

◎人物

徐克：系列电影是自己长出来的

□本报记者 苗春

徐克导演在他的电影中创造了瑰丽、宏大的武侠世界和奇幻空间。但采访这天，他穿的是黑色对襟上衣、黑色阔腿裤、黑色运动

休闲鞋，花白的头发，神态轻松亲切。

只有有时他天马行空的思路让我们有点跟不上趟的时候，才会想到：确实是这

位导演，以无可匹敌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打造了一部又一部中国超级大片。

为什么要穿一身黑？他回答说：因为“简单”。

特效必须服务于剧情

问：您一直都是技术和想象非常超前的导演，从《龙门飞甲》到《智取威虎山》，到现在正在公映的“狄仁杰”系列第三部《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一直在追求视觉上面的突破。这是您的个人喜好，还是您觉得这是电影工业发展的必须？

徐克：所有特效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的剧情需要。不要去强调特效，我们也不能卖弄特效。困难的地方是我们去重新塑造一个不同于现在的世界，把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放进去。我拍第一部电影《蝶变》时，全部用真蝴蝶来拍，现场相当惨烈，蝴蝶死亡率很高。来探班的一个同行建议我用特效，当时我刚入行，感觉特效应该是老外做的事。后来我就去研究、尝试，用很土的方式做一些需要的镜头。试来试去，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也翻了一些教科书，接触了一些做特效的朋友，慢慢涉及了很多处理方法。

问：会有观众因为电影的特效特别好，感官冲击特别大来到电影院，这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徐克：曾经是这样。我们的电影特效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稍微做得好一点，大家就拿来做卖点。但现在我们的电影其实特效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故事讲出来的

是符合我们心理需要的东西，电影有没有挑动观众对这个电影的兴趣以及他的情绪。

从观众角度找想拍的电影

问：您早期在香港拍电影，后面去了好莱坞，最近十几年北上到内地拍片。您觉得自己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拍电影的状态有什么差别？

徐克：在香港拍戏的时候，因为刚刚入行，我很多时候在不断地想办法适应环境，怎么跟老板、演员、工作人员相处，精神状态比较紧张。到美国去后，那个大公司拿个剧本就要你拍，我觉得不舒服。当然可能是我没那个技术，不能跟李安一样可以很潇洒地拍这个拍那个。回到亚洲来，到大陆拍戏，这边的情况很不一样，在创作过程里面不能够暴力、色情。那什么叫暴力色情，用什么尺来量？我们要去了解。

其实，我也是个观众，我就是从观众的角度去寻找我要拍的电影。我跟现在的观众想看的电影是一样的。说到底，一部电影无论是好莱坞拍的，或是印度人拍的，或是泰国拍的，还是本地我们华人拍的，共同点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人性是什么回事，而且这是很感性的。

问：您从2003年来内地拍电影，十多年来走过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分享？

徐克：其实一切都是因为我想看、爱看电影。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放《智取威虎山》给当地社区的华人、移民看，我觉得这个电影很有趣，带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和戏剧效果。后来见到谢晋导演，他问我不会在大陆拍戏，如果拍电影的话想拍什么？我回应是《智取威虎山》。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很多人劝我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怕我一个南方人，到东北的冰天雪地里承受不了。拍电影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挖掘自己的最大可能性，看看自己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问：很多观众把您定位成武侠导演，您理解的侠义精神是什么？

徐克：侠义就是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迎接一些别人不敢面对的挑战和巨大压力。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人不能仅凭着一股冲动的热情去做事。侠真的不好当，你要很冷静地了解事情的本质和真相，再选择用什么方法去做。在我们的武侠世界里，侠有点过于简单，仅仅是有坏人我把它干掉，救了人就行，有时候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如果现在根据网络新闻来了解，误解的可能就很大。侠还真的需要智慧，需要有适当的处事态度。



本报记者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号侠客岛共同采访徐克导演

为何结缘狄仁杰

问：狄仁杰系列影片已经拍到了第三部，怎么和狄仁杰结缘的？

徐克：几年前，一个朋友介绍我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有关狄仁杰故事的《狄公案》。我看完觉得这个唐代高官等于福尔摩斯和“007”的结合版，就尝试着开始写他的故事，也就是电影剧本。后来我知道陈国富也在写有关狄仁杰的剧本，就跟他交流了一下。后来，他跑来问我，有兴趣拍狄仁杰吗？我说当然了，我在写，他说“拍我的”，我看看他的剧本，后来就把它拍出来了。

问：狄仁杰系列第一部拍完，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徐克：其实拍系列片不是我选择的，它是自己会长出来的。比如我拍了黄飞鸿第一部，嘉禾公司的人问我，你能拍第二集吗？有故事吗？我说可能啊，有啊，因为在拍第一集的故事时，挖了很多资料

出来，所以就花了时间拍第二集。拍第二集的时候他们又问：你可以拍第三集吗？还有故事吗？我说，可以，还有。其实拍系列电影就好像进入到一个你很熟悉的世界，就像回到家。拍狄仁杰也是这样，不如说我们又去了狄仁杰的世界。这里有许多不同的故事，比如武则天在这个故事里的状态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很可怜的人，一个痛恨自己的人，就要在这个状态里面去挖掘这个故事的武则天能做什么，狄仁杰、尉迟真金、沙陀忠也都是这样。

问：这三部电影并不是持续地维系同一个世界吗？

徐克：其实世界是一样，只不过它发生的事件超乎剧情里人物的预测。因为超出预测，所以故事对他的挑战更大。我们拍任何一个系列电影时，第二集这个人再来这里，会带来我们更意想不到的精彩，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感受跟体会。

（张少鹏、李心悦、韩维正、高一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力宏：用音乐传承中华文化

□王睿明

随着开场音乐《盖世英雄》响起，著名华人歌手、演员王力宏参与设计的舞台空间，以6座高科技灯塔及经过特殊处理的影像剧情，仿佛一条穿越到2060年的时空隧道，将观众带入到充满“爱与和平”的未来世界。

7月28日，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全球巡演杭州站举行。作为杭州旅游大使，王力宏此次巡演来到杭州，等同于回归故乡。演出开始前便有不少杭州歌迷早早来到现场等候，演出现场座无虚席。巡演的主题“龙的传人2060”寄托了王力宏“改变世界”的美好初心。他不仅独创性地打造了“沉浸式”舞台空间，更在表演中不遗余力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多维度展现丰富多元的中华文化。特制城市宣传短片将北京胡同、南京小吃、四川火锅等充满地域特色的元素都融入其中；舞台表演中加入精彩的京剧、武术片段；邀请56个民族的代表合唱《龙的传人》等，种种细节都体现出王力宏的匠心。

与此同时，王力宏在巡演期间一直默默投身公益事业，低调践行华语偶像肩负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从北京首站开始，王力宏便与多个公益组织建立联



王力宏在演唱会现场

系，借助音乐的力量呼吁大家多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南京站开唱时，王力宏及团队邀请了南京当地的春晖妈妈、爱得基金会、Dream乐队、南京界外者原生艺术工作室及南京天使之家互助会等多个公益组织观看演出。上海站演唱会时，王力宏还特意邀请北京心灵呼唤残疾人艺术团的小朋友一起表演《爱因为在心中》的手语。



大型原创舞蹈诗《红》首演

日前，上海戏剧学院创作的大型现代歌舞诗《红》在江西九江上演。该剧以现代舞的形式表达出中华儿女历经艰辛、前赴后继，实现民族复兴所走过的辉煌历程和对未来的憧憬。演出由九江浔开心文化投资公司与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举办。

（李承顺 朱亦祺）

港澳台学生游故宫

□夏清清

7月21日13时，北京故宫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与220余名港澳台学生面对面，共享中华传统文化之旅。

此次中华传统文化研习交流专题活动以“雕千年文脉·溯中华精神”为主题，由中教华影全国校园电影院线与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联合主办，旨在通过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高校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高校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意识。

作为故宫的“掌门人”，单霁翔院长立志“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交给下一个600年”，为此他主抓修缮整顿故宫，解决游客痛点，将故宫的文化底蕴熔铸于文创，开办故宫知识课堂、投身公益教育，应用先进技术建立数字博物馆、虚拟现实影院。他说，“我们只要有文化自信，我们就有灵魂，就有力量，我们要为此而奋斗。”



港澳台学生在故宫合影留念

《甜蜜暴击》：打造现实主义青春剧

□吴容

目前正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甜蜜暴击》，将镜头聚焦体育学院一批因格斗竞技结缘的年轻人，讲述了他们励志成长的青春热血故事。

这部剧由华策集团金溪影视、芒果TV联合出品，鹿晗、关晓彤领衔主演，是国内首部格斗竞技题材的校园剧，也是一部现

实主义青春剧。独自扛起照顾弟弟妹妹责任的明天（鹿晗饰），为证明自己强大从而不断刻苦训练的方宇（关晓彤饰），这些角色展现出青春热血的年轻人成长道路上的奋斗群像。

在“体育+影视”或将成为新的行业风口的大环境下，作为国内首部格斗竞技题材校园剧，《甜



关晓彤在剧中饰演女主角

甜蜜暴击》令人耳目一新。除朝气蓬勃的男女演员、推陈出新的题材以及积极励志的正能量外，该剧的拳击知识科普、格斗竞技特色也为其加分不少。

《甜蜜暴击》希望通过年轻演员挑战格斗竞技，以其影响力推广这项运动，让大众关注和了解运动项目本身。

墙内看花

□孙焘

虚构作品为何还需要「真实」

近来，民间自发的文艺批评集中在“艺术真实性”上，并提出一个问题：人们都生活在现实中，为什么还需要通过虚构的作品来关注现实，并以是否“真实”为标准来评判虚构作品？

其实，人们也直接针对现实当中的事件发表评论，有时是激烈的争论。但现实和虚构作品有区别：现实中各种参与者、事件背景和走向都极为复杂，无数细节相互勾连。人们刚看出一个大致轮廓，忽然就有了剧情反转。虚构作品则不然，它可以用一两个小时完整集中地呈现事件，形成一个有边界的、单纯的话题，以此帮助人们跳出自己的生活，有所反思，有所交流。

作品的虚构程度以及与生活的关系远近还有不同。现实题材作品与生活特别切近，以至于人们讨论的往往是由作品所涉及的现实话题，比如药价、法规等，而会忽略掉作品本身的艺术形式。有些作品则会让人更超脱地审视社会和人生，或者专注于编剧、色彩、剪辑等艺术形式。

最近刚上映又草草收场的一部国产玄幻影片引起大众的批评。观众的观感之一是“没有逻辑”，这也是“艺术真实性”范围内的质疑。就此又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凭什么要用“真实”或“有逻辑”来要求一部玄幻小说作品？

从表面上看，玄幻作品最不受“真实”标准束缚，里面的人可以飞上天，跟稀奇古怪的生物搏斗，时空可以穿越，死了可以复生。然而，表层的架空虚拟是为了成全深层的真实。以典范作品为例，比如《哈利·波特》，影片用全然虚构的魔法世界呈现出有关于友情、成长、勇气、选择等真实的人生体验。其深层的真实性绝不逊于现实题材作品，加之可以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发挥的空间就更大了。相伴的挑战是，创作者必须为虚构世界搭建出一个可以自洽的运行规则。这就是玄幻作品创作的首要因素：“世界观”。假设一个明朝人穿越到了今天，他也会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是由魔法支配的。但等他熟悉这里的生活以后，就会发现这个“魔幻世界”有着确定的规则，甚至跟他熟悉的现实不乏相通之处。所以，要制造出一个玄幻的世界，要求并不是更低，反而更高——除了要有强大的艺术想象力和表达力，更需要全面且贯通的历史视野、广阔而深细的社会认知。没有深刻洞察现实和探究人性的能力，所谓“玄幻”就只能是荒诞不经，自欺欺人。

国产影视作品有成就，也有不足。成就来自面对现实的勇气，不足则在表现对社会、人性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方面。要提高理解能力，需要创作者们多读一点书。

原创漫画绘本《二十四节气》出版

由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出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创的原创漫画绘本《二十四节气》日前出版。

《二十四节气》全套书共4册，以春、夏、秋、冬各自独立成册，用轻松易懂的漫画形式向读者详细介绍了二十四节气。全书制作精良、内容详实、逻辑清晰，两位主人公“太阳”“月亮”将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科学知识、节气特点、物候气候、民俗民风、养生常识，以生动活泼、循序渐进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作为国有资本项目——“中华文化经典和精髓动画化数字化工程”的子项目，《二十四节气》为广大读者更充分地了解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端口。

（周广明）



《二十四节气》一书中的漫画